

越没钱越要玩，挤爆景区的魔咒？

文/叶美燕

这个国庆，你被“人山人海”吓退了吗？从杭州西湖到西安兵马俑，从故宫到重庆洪崖洞，每个热门景区都上演着“人口迁徙”的壮观场面。朋友圈里，有人在小众海岛躺平看日出，有人挤在网红景点踮脚自拍，还有人30小时狂奔6城“特种兵旅行”。经济数据明明在降温，为什么旅游市场却热得发烫？

撕裂的旅游潮：一边“挤爆”一边“躺平”

广东省文旅订单同比暴涨87%，“特种兵旅游”搜索量翻3倍，硬座直达拉萨的攻略再度翻红。

但另一面，北京、上海五星级酒店房价涨幅温和，甚至推出“连住优惠”；人均3万+的欧洲长线游早早售罄，高端游客悄然转向境外或小众目的地。

这届年轻人正在过“平行假期”：有人用性价比换热闹，有人为清净买单，同一片天空下，度假方式却隔着次元壁。

心理学解构：为什么越难，越要“折腾”？

口红效应：买不起房，但买得起“逃离”

经济不确定时，人们会削减买房、买车等大宗消费，转而用小额消费补偿情绪——这就是著名的“口红效应”。

“月薪五千，花三千去长沙喝茶颜悦色值得吗？”一位杭州姑娘在景区采访中說：“加班到崩溃时，看攻略订票的手根本停不下来。这几天的快乐，能撑我继续打工一个月。”

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当买房、晋升这类长期目标变得遥不可及，大脑会主动寻找短期奖励来维持情绪平衡。旅游正是现代版的“口红”——一张高铁票、一晚民宿，就能兑换一次“重启人生”的幻觉。

小确幸的治愈力：生活越苦，越需要“糖”

凌晨四点起床排队拍照，坐10小时硬座去看海，熬夜修图发朋友圈……外人眼中的“折腾”，却是许多人的“精神急救包”。

临床心理学研究发现，预期快乐(Anticipatory Happiness)能显著提升抗压能力。简单说，人对“即将发生的好事”的期待，本身就能分泌多巴胺。攻略收藏夹里的风景、民宿订单确认的瞬间，甚至比旅行本身更治愈。

“被看见”的快乐：社交媒体的情绪刚需

为什么年轻人执着于网红地打卡？因为这不是虚荣，是生存需求。

一位失业后找到工作的喜洋洋坦言：“挤了三小时瀑布拍照，发朋友圈收到50条夸赞。平时在公司是小透明，但那一天，我感觉自己活在别人眼里。”

社会心理学中的“镜中我”理论，人的自我价值感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人反馈。在算法支配的职场里，旅游打卡成了普通人最易获得的“被看见”仪式——用同款机位证明“我也拥有过标准化的快乐”。

消费分层背后：情感连接>产品交换

高端游客追求“错峰+洁净”，年轻人热衷“打卡+性价比”，看似分裂的消费行为，本质都是情感消费的升级。住五星酒店的人，买的是“不被打扰的掌控感”；挤景区的人，换的是“一家三口合影的圆满感”。

消费者行为学研究指出，当物质需求被满足后，人们会更愿意为“情感体验”付费。旅游不再是单纯的观光，而是构建自我故事的材料——无论是特种兵旅行的“励志叙事”，还是小众度假的“精英人设”。

终极答案：快乐不需要统一标准

有人嘲讽打卡旅游是“虚荣卷”，有人鄙夷躺平度假是“浪费钱”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：快乐从来不分高级低级，只分真实虚假。

住在五星酒店看海的人，未必比挤在夜市吃烧烤的人更幸福。重要的是，你选择的方式是否与内心需求同频：需要社会认同的人，打卡拍照没错；需要独处充电的人，避开人潮没错；需要家庭联结的人，景区挤着合影也没错。

在经济的不确定性里，旅游不是逃避，而是对快乐主权的宣誓。你挤的不是景区，是生活裂缝里透进来的光；你拍的不是照片，是自己值得被看见的证明。毕竟，能让自己快乐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。

渡口慰乡愁

文/金阿根

河间。这种木橹摇着晃悠悠的木船，七八十岁的老人留下的记忆是难以忘怀的。和新中国同龄的退休职工傅灿良记载，他老家欢潭（现属进化镇）傅家村，与浦阳的江西俞村一水之隔，去萧山、杭州城里，全靠那只渡船摇着来回摆渡。从早上四五点钟开始，到晚上十一点收工，只要吆喝一声，船便慢慢摇过来，一次付一二分钱就可过江。据说这渡口有近千年历史了。农忙时有两只船来回运送过客。老傅记得有次江西俞村晚上放露天电影，傅家村青年人傍晚纷纷过江去。电影散场后大家急着回家，争先恐后挤上船，由于超员渡船下沉，船上的人全部落水，好在天热，大家又会游泳，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而另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的了，船到江心，大风大浪扑来造成翻船，船身沉水夺去船上不少兄弟姐妹生命，所以两岸村民于七月十八日举行放河灯祭河神活动。2004年，连接两岸的江西俞大桥竣工通车，渡口不复存在。

在我老家新塘街道位于西小江北岸，而南岸则是绍兴。我们境内与一河相隔的绍兴，在塘里陈的张家堰和对面绍兴的韩家堰，就设立渡口，一只手摇木船来回接送行人。我们周边几个村子，祖上的坟墓都在对面山上，每年清明扫墓就从张家堰过渡。我家扫墓常常是父亲委托他的外甥我的大表哥，于是我也每年这一天会随他去扫墓。下得船舱，船儿晃晃悠悠向对岸驶去。碰上春雨，西小江上雾气水汽交织朦朦胧胧的，正如唐代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诗句那般情景。

轮渡基本分布在水面较阔大江大河上使用的是机船，萧山人称“轮船”，渡口也就叫轮渡码头。这种渡船主要分布在钱塘江和富春江、浦阳江上，钱塘江上原先有8个渡口，有赭山的、盈丰的，最大的数“浙江第一码头”。我在写《钱塘江航运》一书时，掌握了许多数据，富阳、桐庐、建德等县（市、区）都分布了许多渡口，而最有名的是杭州南星桥轮渡。公元1864年，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捐资建造了不收任何费用的“义渡”埠头，北为杭州南星桥三廊庙，南为萧山东河江江边，他找了有经验的造船师傅，打了四条长15米宽4米，一次可载100人的方头平底渡船，方便两岸的人往来。到1928年，改木船为铁皮小火轮，登岸处成了封闭式引桥码头，自此被命名为“浙江第一码头”。抗战胜利后轮渡火红，年货运量达40万吨，年输送旅客4000万人次，后来免费改为一人次5分钱，推自行车一角钱，钢丝车根据重量收超重费。当一座座大桥横跨钱塘江上，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时，钱塘江上“浙江第一码头”完成了历史使命，那渐行渐远的汽笛声终于消失在江面上。

浦阳江、富春江、钱塘三江汇合处的闻堰镇，江对面有西湖区袁浦镇。那里有两只机船，一只袁家浦人的，一只小叔房村的。沟通了萧山闻堰镇人和西湖区袁浦人的往来。每天天不亮有许多人过渡。卖萝卜干、豆芽菜的萧山人，卖竹扫帚、竹椅子、畚箕竹耙的富阳人，过了渡口赶上转塘出售，还有外地货郎和小商小贩很是热闹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萧山义桥至今还有一个连接富阳的古轮渡，也是萧山最后的一个渡口。这个轮渡叫五丰渡，是连接

义桥富春村与富阳五丰村的唯一交通工具，归属富阳管理，是富阳五丰岛上村民前往富春江对岸和萧山南部地区必经线路。遇上繁忙时段，渡船基本是满客状态。富阳东洲五丰村所在的五丰岛，阡陌纵横，芦苇丛生，鹭鸟云集，呈现一派宁静安逸的原生态田园风光。岛上没有工业没有污染，有水田，有600多个鱼塘，养殖着20多种鲜鱼，也引来垂钓者的青睐。

我老家的小村旁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流，它南连西小江，北接萧绍运河，我家就在河边，一条河隔开东面的村子。河东岸是一片水田，春夏秋冬是四季农作物。村上人去对岸田地里劳作，去邻近村子走亲访友，或过河向北穿过铁路公路，去衙前，去长山去新街都得过河，河面上载客的不是摇橹撑竿的木船或机船，而是一只稻桶船。这只渡船是村上的人们凑份子集资买几块厚木板订起来的，四四方方像稻桶似的。东西两岸河埠的石板上各打一个洞，渡船两头各系一根稻草绳，草绳另一头系在河埠的石板洞上。一头系在渡船上。人若要过河，下到渡船里牵拉沉在水里的草绳，把渡船牵到对岸，其速度颇似蜗牛爬行。不少人为这只渡船吃过苦头，不说冬天双手牵着湿淋淋的草绳冻得通红，那稻草绳极易磨损或腐烂，若行到河中央绳子断了，断一头尚可“回头是岸”，断两头船在河中漂着，人便“放河灯”了，只得“随波逐流”。有时渡船不知漂往何处，过往行人只得望河兴叹。最要命的是船明明在对岸，你拼命拉草绳，它却一动不动，也许草绳被水底的石块绊住，拉重了就会断裂。我们村里人家住的不少草屋，冬天常发生火灾。那次又着火，当报警的铜锣声敲响，三邻四村的人都赶来帮助灭火，特别是对岸的一都韩、塘里陈两个大村的热心人纷纷赶来，偏偏这要命的渡船草绳断了无法过来，只得隔岸观火干着急。几个勇敢的小伙子跳入河中游过来，毕竟秋冬之夜的河水冰冷，多数人只得望火叹息骂这该死的渡船。

1964年春天开始，我与几个小伙子跟村书记商量在渡口建桥的事，在“四清”工作队的支持下，我们从村西头挖泥抬石筑起一条坝，准备铺石板前，谁知一场洪水，冲去了泥土剩下石块。这年冬天，我是带着遗憾离开家乡去部队当兵。两年后回家探亲，才看到一座石桥横架在河面上，那只稻桶式渡船终于完成使命。村里人再不用为过河提心吊胆。东西两岸拾级而上抬腿就过，桥面上水泥光滑护栏整齐，夏夜成了老人孩子乘凉聊天玩耍的地方。村里人跨过小桥，走向天南海北，收购鹅毛鸭毛，加工成羽绒制品，大笔大笔钱从渡口流入一家一户，崛起一幢幢一排排高楼别墅。当然，浙东运河岸边两个村子间往返的这种渡船也有不少，凑份子买木板钉渡船已成为遥远的往事。

渡口，飘忽着潮湿和清新的水汽，水流在渡船的船头窸窣窣窣的，岸边的杨柳和竹子，在微风中飒飒作响，偶尔传来几声黄莺杜鹃的啼叫。大自然仿佛吟唱着一首亘古不变的歌曲，朝朝夕夕伴随行色匆匆的人们。

图/徐国庆